我們兩人老來得子

文：老海 畫：李家裕

他到了廣東酒家，訂了桌取了桌單，留下地址與電話，以爲不給一文不好，即說：

「我付兩百美鈔訂金吧！」

職員朱先生致謝，小張的錢包內，美鈔長有，他在該酒家打電話與叔父提到一切，又說：

「我要到『小江南』去，就同家的。」

「你就帶白小姐同來吧！」老張說。

「看情形，也許趕不到。」

「打電話約她。」

「滿月酒她一定會來。」

「隨你。」

小張到「小江南」，已見白月琴坐在卡位上在吃麵，她說來了大半小時，「嫩鵝燒麵」很好。他也要一碗，提到叔父相邀，她道：

「我這是回去，總有機會來你家。」

「有帖子給你。」

「給我？」

「寄與你家長如何？」

「也好，但我祇是一人來。」

「隨你。」

再四十分鐘，他們在「小江南」門外跳上三輪車，別于鬧弄口，小張回去，叔父看了桌單說好，又問道：

「你定四十到四十五桌。」

「是的。」小張說：「剛才電話中我對你提起。」

「四十五桌算多了。」張太太在旁說。

「這次情形不同。」

「你老來得子，總張些也好。」

「太太！」老張臉色作沉下狀：

「我們兩人老來得子，不是我個人。」

「沒有生母的份。」

「也有。」

「她是少年得子，兒子相道好。」叔母又望着小張：「阿文：你以爲如何？」

「當弟健碩。」（二一一）

二一一：有回頭路

麗莎當然應承，阿占於是開古。又曰：「我知佢昨晚來過捧場，帶你出街。」

麗莎大驚失色，曰：「你點知嘅？」

阿占曰：「當時我亦在此處，睇見你同佢出街，同一個光頭佬，一個小姐。」

麗莎曰：「你又點知佢有愛滋？」

阿占曰：「因爲我有個兄弟之老婆，界佢滾過之後，去捐血驗出有愛滋，跳樓自殺。」

麗莎曰：「眞係？死囉！佢話要帶我，擺明車馬追我，又話要搵名我去參選港姐。」

阿占曰：「此人亦算有錢，所以周圍滾。」

麗莎曰：「何以佢又冇發作呢？」

阿占曰：「佢帶菌，未發出面。」

麗莎曰：「占腥，就算林華不是愛滋佬，我亦不會愛佢啊！」

阿占曰：「咁就最好喇，女仔出來做事，最怕行錯第一步，以後冇回頭路者也。」

麗莎曰：「我知，占腥，你幾好人。」

阿占曰：「何以你不思疑我唱衰佢呢！」

麗莎曰：「我都驗過，不過睇你又不似。」

阿占笑曰：「你信又好，不信又好，一句話，信其有好過信其無，其實，我知你昨晚同佢出鐘，已經去尖東海邊坐，咁至放心也。」

麗莎曰：「點解我哋D嘢你知道晒？我知啦，你跟踪我哋。你爲也跟踪我，江淑儀提到女性給男人玩的問題，周小莽哈哈大笑了起來：「江淑儀，你的思想還是如此保守，認爲男女間事，女人總是吃虧的，男人給男人，其實，是我去玩男人於拿股之上呀。」

至此，周小莽便提出了若干例子，表明女人不祇用了男人的錢，還實際玩了男人。

江淑儀一心在點醒她，不要過份開放，推殘了自己。

然而，周小莽始終沒有悔意。

江淑儀動不來，也不動了。

分手後，江淑儀又動梁月卿與余莉莉，不要羨慕周小莽，余莉莉笑道：「你道古老石山，有什麼值得我羨慕的。」

江淑儀動不來，只好忍口。不過，江淑儀與她們三人，越來越疏遠了。久之，甚至沒有來往，對於她們三人情況，江淑儀一無所知。而她自己，一直以學業爲重。

中學畢業了，江淑儀成績優異，獲得在原校讀中六。

上課了，不見梁月卿及余莉莉，顯然，她們不在原校讀預科了。當然，道不同，江淑儀也不再理會了。

光陰似箭，轉眼七、八年了，江淑儀到了外國讀了幾年大學，對香港情況，特別是昔日的舊同學，來往日少，所知不多。

回港後，她這個事業形的女子，很快便在一個機構任高職，出入於上流社交場合。

在一個酒會上，巧遇上周小莽。

二〇九：時機已成熟

蒙莉望着關樹峰，不知道是紫張還是害怕，她微微地喘着氣，薄薄的T恤下，高聳的胸脯一起一伏的，看得關樹峰怦然心跳。

他禁不住伏下身子，又狂熱地吻着她。

蒙莉本能地掙扎着，但她掙不脫關樹峰那有力的雙臂，一會兒，她也沒再掙扎了。關樹峰在她的唇上和臉頰吻着，然後，又吻她的脖子……

在柔和的燈光下，關樹峰見蒙莉的臉頰泛起片片紅暈，那一片酡紅就像半醉似的，她半閉着眼睛，彷彿是陶醉了。起碼，她已經不再抗拒，也放棄了防禦，關樹峰的胆子更大了，他知道時機經已成熟，今晚這個機會不能放過了。

他開始慢慢地爲蒙莉剝下衣物，然後，也迅速地褪掉自己身上的束縛。

蒙莉的胴體第一次片縷不掛地裸露在他眼前，關樹峰不禁呆望了許久——她身材修長，肌骨均勻，胸部比一般的少女更成熟，豐滿，纖細的腰肢和圓渾的臀部，更顯出了她身體美好的曲綫。她全身的肌膚白皙細嫩，確如冰雕玉琢，令人不忍伸手去觸摸。

而對着這近乎完美的胴體，關樹峰不禁想起年青時的玉明。玉明面貌端莊，身材也不差，但她的個子中等，看上去就稍爲胖了點，也不及蒙莉的修長高佻、婀娜窈窕了。說到底，年青時的玉明，姿色實在不及蒙莉。

關樹峰並非立意要把蒙莉和玉明比較，但這時候却又很自然地把她們聯想到一塊來。

蒙莉見關樹峰呆呆地望着她，就把身體翻過去，伏在床上。

關樹峰才躺到她身邊去，緊緊挨着她。

二〇八：時機已成熟

蒙莉的胴體第一次片縷不掛地裸露在他眼前，關樹峰不禁呆望了許久——她身材修長，肌骨均勻，胸部比一般的少女更成熟，豐滿，纖細的腰肢和圓渾的臀部，更顯出了她身體美好的曲綫。她全身的肌膚白皙細嫩，確如冰雕玉琢，令人不忍伸手去觸摸。

而對着這近乎完美的胴體，關樹峰不禁想起年青時的玉明。玉明面貌端莊，身材也不差，但她的個子中等，看上去就稍爲胖了點，也不及蒙莉的修長高佻、婀娜窈窕了。說到底，年青時的玉明，姿色實在不及蒙莉。

關樹峰並非立意要把蒙莉和玉明比較，但這時候却又很自然地把她們聯想到一塊來。

蒙莉見關樹峰呆呆地望着她，就把身體翻過去，伏在床上。

關樹峰才躺到她身邊去，緊緊挨着她。

二一一：衆星捧月富女貴族

姬娜由清涼世界的麥北，回到愛谷，田壽已用電話訂了國王公園對面的森林大酒店，正面是黃金庫門，整個主廳四面，全是森林，道在巴黎市區內，也是沒有的。

而頂妙的是森林大酒店却位於第一繁盛的拿瑪大道的東口南角，而東口北角轉彎，便是大百貨公司羅賓遜，和許多銀行大廈、航空公司集中的摩天大廈。

「中心繁盛點，却有這麼大的森林花園酒店。在巴黎倫敦都是不可能的。」姬娜一到，便非常滿意，但認爲房間太大了，而且是一套。

壽民說：「我有個小計劃，當我介紹你見我們華泰財團的總理陳、和董事長愛谷首領潮州系統的楊金甫時，我介紹你的身份是法國拿普華魯伯爵的商孫女，是富今巴黎科學工業組合的行政高級人員。我個人在此即將投資，我從香港可以調動資金過來，用你的名字參加華泰的清邁新村建設，將你造成歐洲的法國投資者。」——「那須出多少美元資本？」

「不要你認資金，我調來的美元或日圓，都作爲你名下的！」姬娜大爲感動，她摟住他親吻道：「你道就陪我去巴黎國家銀行、和董事泰國分行。我去查我動身前，查過來的南洋金法郎——瑞士法郎，和德國新馬克。」

「數目很大麼？」——「不太大，但夠做外匯和金融股本的了。」兩個收拾後，便雙雙出來，過丁字馬路紅綠燈，先到匯豐，登上二樓外匯部，一位能英語泰語的職員，看過姬娜帶來的巴黎給她的憑券，忙禮貌地請兩位到櫃枱盡頭的一道房門，他迎接入去，原來是一座小客廳——「我知道女士的大名，早已電憑到了。現在辦理本行戶口，與支票手續。我這就叫秘書打字，即請簽字作模式。」

這人辦事極快，壽民說：「顯然是香港人，辦事能幹。」兩個候了只十餘分鐘，這職員偕同一位女秘書，拿入表格來，請姬娜簽了三份存欵書，然後女秘書拿去，這職員向她說：

「這是所有各國滙豐分行都可開支票的愛谷戶口。」——「仍保持瑞士法郎，持需用泰銖或港金時再隨時兌換。這一週與馬克、日圓，都大漲，英鎊今天因戴夫人還票雖佔多數，但仍須下跌拜二重新投一大票……，英鎊今早跌了。」女秘書回來了，將一張信用卡、一張証書卡和數據單交給那職員，由他轉手點給姬娜，然後連同存摺放入一隻封套，請她簽了收據，就此辦完了手續。辭出向西行過四門，轉右至東方滙理法國國家銀行，只知電憑已到，便出來了——「你怎會還許多現金過道東？」

「這是爲了我應當信任你！」

姬娜由清涼世界的麥北，回到愛谷，田壽已用電話訂了國王公園對面的森林大酒店，正面是黃金庫門，整個主廳四面，全是森林，道在巴黎市區內，也是沒有的。

而頂妙的是森林大酒店却位於第一繁盛的拿瑪大道的東口南角，而東口北角轉彎，便是大百貨公司羅賓遜，和許多銀行大廈、航空公司集中的摩天大廈。

「中心繁盛點，却有這麼大的森林花園酒店。在巴黎倫敦都是不可能的。」姬娜一到，便非常滿意，但認爲房間太大了，而且是一套。

壽民說：「我有個小計劃，當我介紹你見我們華泰財團的總理陳、和董事長愛谷首領潮州系統的楊金甫時，我介紹你的身份是法國拿普華魯伯爵的商孫女，是富今巴黎科學工業組合的行政高級人員。我個人在此即將投資，我從香港可以調動資金過來，用你的名字參加華泰的清邁新村建設，將你造成歐洲的法國投資者。」——「那須出多少美元資本？」

「不要你認資金，我調來的美元或日圓，都作爲你名下的！」姬娜大爲感動，她摟住他親吻道：「你道就陪我去巴黎國家銀行、和董事泰國分行。我去查我動身前，查過來的南洋金法郎——瑞士法郎，和

九六：村長的夢

她鞠第三個躬。

她在心裡說——獻民，你在陰間需要什麼，向我報夢，或像上次打電話給我，你要什麼東西，我都會給你弄到。寬恕我！

鞠完躬，她要獻國鞠躬，那高大的傢伙謝絕，說：

「眞傻，不分青紅皂白，見墳墓就要鞠躬嗎？」

村長說：「這位先生講得有道理，究竟死者是誰？到現時都不知道。你們兩位也不必以墳中屍是自己朋友！」

村婦這時却記起什麼來似的說：

「記起來了！前天晚上，我睡不着，走出家門口，舉步向古松崗走上來……我跨踏一會石級，上了崗，就看見一道火紅火紅的光，從這石堆升起，然後繞崗飛了一圈，再向我飛過來……我吃驚，但火光在我面前跳三下，然後向港島飛去……」

素菲盯望村婦：「向港島飛去？」

素菲當然記得獻民做頭七的晚上，鬼魂兩次打電話給自己。她想——難道是獻民的鬼火，在那天晚上從墳墓飛回淺水灣大廈老家？

村長接住女人的話說：

「那天我們埋下屍體後，叫女人去買些香燭紙錢在墓前燃燒，以盡島上村長的義務。吓，想不到那天晚上，鬼魂來報夢了。」

素菲睜眼盯望村長，說：

「眞的有這回事？」

村長說：「我是發過夢，那鬼魂——」

「在夢裡，你看見他的模樣嗎？」

「看見，一個三十過外，眉清目秀，但人很馴良，他感謝我們夫妻，把他的屍體撈起，並安葬。他說他是一間船廠的主管人，他來石頭灣潛水，死得寃枉！」村長說。

「還有說什麼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問他要不要我替做點什麼事？他說不用麻煩我們了！便收夢！」

村婦點點頭：「是飛向港島南區。我認得方向。」

素菲當然記得獻民做頭七的晚上，鬼魂兩次打電話給自己。她想——難道是獻民的鬼火，在那天晚上從墳墓飛回淺水灣大廈老家？

村長接住女人的話說：

「那天我們埋下屍體後，叫女人去買些香燭紙錢在墓前燃燒，以盡島上村長的義務。吓，想不到那天晚上，鬼魂來報夢了。」

素菲睜眼盯望村長，說：

「眞的有這回事？」

村長說：「我是發過夢，那鬼魂——」

「在夢裡，你看見他的模樣嗎？」

「看見，一個三十過外，眉清目秀，但人很馴良，他感謝我們夫妻，把他的屍體撈起，並安葬。他說他是一間船廠的主管人，他來石頭灣潛水，死得寃枉！」村長說。

「還有說什麼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問他要不要我替做點什麼事？他說不用麻煩我們了！便收夢！」

二七：未入家門知禍事

陳秋在大廈外面開了門，正想進入電梯，那個看更阿伯一見到他，就說：「陳先生，終於見到你了，眞急死人，你老太入了醫院，我又沒有你的電話，想通知你也不行！」

「啊！這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」陳秋問道。

「足足有兩個星期了！那次你一走，陳老太就出了事，倒在門口，還是由隔鄰張太發覺，通知我把她送去醫院的！這幾天，醫院天天打電話來，要我通知她的家人接她出院，但我又無法通知你！」

「她進了那一間醫院？」

「當然是瑪麗醫院啦！你快去接？」

她出院吧！」

陳秋聽了，又心急，又彷徨。

急急忙忙，走出大廈門外，載了一輛的士，趕到瑪麗醫院去了。

當他去到詢問處，匆匆忙忙道達來意。

詢問處職員替他查到了房間與床位號碼，他又急忙乘搭電梯。

去到五樓，找着值班護士，陳秋說道：

「姑娘，我是病人羅美芳的兒子，現在她的病況怎麼樣啦？」

護士說：

「你是羅美芳的兒子？怎麼病人入院兩個星期，你都不來看望她呢？」

二一一：疑團終解於開

娜塔莎一一回答了，都顯示她的生理很正常。

這反而使卡達娜娜娜深感不安和煩惱了。因爲她會猜想娜塔莎可能與阿遼沙做過軌的行爲而懷孕，結果是誤會了她了。

這樣，卡達娜娜娜有點神經過敏，因爲即使他們已發生過超友誼的關係，但娜塔莎也不會這麼快就懷孕的。

不過，娜塔莎的貧血，却有異於一般人，因此才使卡達娜想歪了，這似乎也難怪她的。

娜塔莎之所以嘔吐不成而致暈倒，事後她對醫生說，在家可能喝了變了質的牛奶，引起腸胃不適，加上本身確有貧血，才致如此的。

經過她這麼一說，卡達娜娜娜心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，再也不瞎猜下去了。

同時，也使這個女醫生鬆了一口氣——將來巴耶夫教授回來時，自己也有個好的交代了。

「如果我沒有什麼大碍的話，應該回家吧？」

娜塔莎問女醫生，「一個人躺在這裡，怪寂寞的，你認爲可以嗎？」

「還要觀察幾天，」女醫生却堅持自己的意見，「可以讓同學們來陪伴你的。喂，讓阿遼沙來陪伴你，你一定高興和滿意了吧？」

娜塔莎一一回答了，都顯示她的生理很正常。

這反而使卡達娜娜娜深感不安和煩惱了。因爲她會猜想娜塔莎可能與阿遼沙做過軌的行爲而懷孕，結果是誤會了她了。

這樣，卡達娜娜娜有點神經過敏，因爲即使他們已發生過超友誼的關係，但娜塔莎也不會這麼快就懷孕的。

不過，娜塔莎的貧血，却有異於一般人，因此才使卡達娜想歪了，這似乎也難怪她的。

娜塔莎之所以嘔吐不成而致暈倒，事後她對醫生說，在家可能喝了變了質的牛奶，引起腸胃不適，加上本身確有貧血，才致如此的。

經過她這麼一說，卡達娜娜娜心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，再也不瞎猜下去了。

同時，也使這個女醫生鬆了一口氣——將來巴耶夫教授回來時，自己也有個好的交代了。

「如果我沒有什麼大碍的話，應該回家吧？」

娜塔莎問女醫生，「一個人躺在這裡，怪寂寞的，你認爲可以嗎？」

「還要觀察幾天，」女醫生却堅持自己的意見，「可以讓同學們來陪伴你的。喂，讓阿遼沙來陪伴你，你一定高興和滿意了吧？」

二六：未入家門知禍事

陳秋在大廈外面開了門，正想進入電梯，那個看更阿伯一見到他，就說：「陳先生，終於見到你了，眞急死人，你老太入了醫院，我又沒有你的電話，想通知你也不行！」

「啊！這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」陳秋問道。

「足足有兩個星期了！那次你一走，陳老太就出了事，倒在門口，還是由隔鄰張太發覺，通知我把她送去醫院的！這幾天，醫院天天打電話來，要我通知她的家人接她出院，但我又無法通知你！」

「她進了那一間醫院？」

「當然是瑪麗醫院啦！你快去接？」

她出院吧！」

陳秋聽了，又心急，又彷徨。

急急忙忙，走出大廈門外，載了一輛的士，趕到瑪麗醫院去了。

當他去到詢問處，匆匆忙忙道達來意。

詢問處職員替他查到了房間與床位號碼，他又急忙乘搭電梯。

去到五樓，找着值班護士，陳秋說道：

「姑娘，我是病人羅美芳的兒子，現在她的病況怎麼樣啦？」

護士說：

「你是羅美芳的兒子？怎麼病人入院兩個星期，你都不來看望她呢？」

二五：未入家門知禍事

陳秋在大廈外面開了門，正想進入電梯，那個看更阿伯一見到他，就說：「陳先生，終於見到你了，眞急死人，你老太入了醫院，我又沒有你的電話，想通知你也不行！」

「啊！這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」陳秋問道。

「足足有兩個星期了！那次你一走，陳老太就出了事，倒在門口，還是由隔鄰張太發覺，通知我把她送去醫院的！這幾天，醫院天天打電話來，要我通知她的家人接她出院，但我又無法通知你！」

「她進了那一間醫院？」

「當然是瑪麗醫院啦！你快去接？」

她出院吧！」

陳秋聽了，又心急，又彷徨。

急急忙忙，走出大廈門外，載了一輛的士，趕到瑪麗醫院去了。

當他去到詢問處，匆匆忙忙道達來意。

詢問處職員替他查到了房間與床位號碼，他又急忙乘搭電梯。

去到五樓，找着值班護士，陳秋說道：

「姑娘，我是病人羅美芳的兒子，現在她的病況怎麼樣啦？」

護士說：

「你是羅美芳的兒子？怎麼病人入院兩個星期，你都不來看望她呢？」

二四：未入家門知禍事

陳秋在大廈外面開了門，正想進入電梯，那個看更阿伯一見到他，就說：「陳先生，終於見到你了，眞急死人，你老太入了醫院，我又沒有你的電話，想通知你也不行！」

「啊！這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」陳秋問道。

「足足有兩個星期了！那次你一走，陳老太就出了事，倒在門口，還是由隔鄰張太發覺，通知我把她送去醫院的！這幾天，醫院天天打電話來，要我通知她的家人接她出院，但我又無法通知你！」

「她進了那一間醫院？」

「當然是瑪麗醫院啦！你快去接？」

她出院吧！」

陳秋聽了，又心急，又彷徨。

急急忙忙，走出大廈門外，載了一輛的士，趕到瑪麗醫院去了。

當他去到詢問處，匆匆忙忙道達來意。

詢問處職員替他查到了房間與床位號碼，他又急忙乘搭電梯。

去到五樓，找着值班護士，陳秋說道：

「姑娘，我是病人羅美芳的兒子，現在她的病況怎麼樣啦？」

護士說：

「你是羅美芳的兒子？怎麼病人入院兩個星期，你都不來看望她呢？」

二三：未入家門知禍事

陳秋在大廈外面開了門，正想進入電梯，那個看更阿伯一見到他，就說：「陳先生，終於見到你了，眞急死人，你老太入了醫院，我又沒有你的電話，想通知你也不行！」

「啊！這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」陳秋問道。

「足足有兩個星期了！那次你一走，陳老太就出了事，倒在門口，還是由隔鄰張太發覺，通知我把她送去醫院的！這幾天，醫院天天打電話來，要我通知她的家人接她出院，但我又無法通知你！」

「她進了那一間醫院？」

「當然是瑪麗醫院啦！你快去接？」

她出院吧！」

陳秋聽了，又心急，又彷徨。

急急忙忙，走出大廈門外，載了一輛的士，趕到瑪麗醫院去了。

當他去到詢問處，匆匆忙忙道達來意。

詢問處職員替他查到了房間與床位號碼，他又急忙乘搭電梯。

去到五樓，找着值班護士，陳秋說道：

「姑娘，我是病人羅美芳的兒子，現在她的病況怎麼樣啦？」

護士說：

「你是羅美芳的兒子？怎麼病人入院兩個星期，你都不來看望她呢？」

二一：疑團終解於開

娜塔莎一一回答了，都顯示她的生理很正常。

這反而使卡達娜娜娜深感不安和煩惱了。因爲她會猜想娜塔莎可能與阿遼沙做過軌的行爲而懷孕，結果是誤會了她了。

這樣，卡達娜娜娜有點神經過敏，因爲即使他們已發生過超友誼的關係，但娜塔莎也不會這麼快就懷孕的。

不過，娜塔莎的貧血，却有異於一般人，因此才使卡達娜想歪了，這似乎也難怪她的。

娜塔莎之所以嘔吐不成而致暈倒，事後她對醫生說，在家可能喝了變了質的牛奶，引起腸胃不適，加上本身確有貧血，才致如此的。

經過她這麼一說，卡達娜娜娜心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，再也不瞎猜下去了。

同時，也使這個女醫生鬆了一口氣——將來巴耶夫教授回來時，自己也有個好的交代了。

「如果我沒有什麼大碍的話，應該回家吧？」

娜塔莎問女醫生，「一個人躺在這裡，怪寂寞的，你認爲可以嗎？」

「還要觀察幾天，」女醫生却堅持自己的意見，「可以讓同學們來陪伴你的。喂，讓阿遼沙來陪伴你，你一定高興和滿意了吧？」

二〇：疑團終解於開

娜塔莎一一回答了，都顯示她的生理很正常。

這反而使卡達娜娜娜深感不安和煩惱了。因爲她會猜想娜塔莎可能與阿遼沙做過軌的行爲而懷孕，結果是誤會了她了。

這樣，卡達娜娜娜有點神經過敏，因爲即使他們已發生過超友誼的關係，但娜塔莎也不會這麼快就懷孕的。

不過，娜塔莎的貧血，却有異於一般人，因此才使卡達娜想歪了，這似乎也難怪她的。

娜塔莎之所以嘔吐不成而致暈倒，事後她對醫生說，在家可能喝了變了質的牛奶，引起腸胃不適，加上本身確有貧血，才致如此的。

經過她這麼一說，卡達娜娜娜心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，再也不瞎猜下去了。

同時，也使這個女醫生鬆了一口氣——將來巴耶夫教授回來時，自己也有個好的交代了。

「如果我沒有什麼大碍的話，應該回家吧？」

娜塔莎問女醫生，「一個人躺在這裡，怪寂寞的，你認爲可以嗎？」

「還要觀察幾天，」女醫生却堅持自己的意見，「可以讓同學們來陪伴你的。喂，讓阿遼沙來陪伴你，你一定高興和滿意了吧？」

一九：疑團終解於開

娜塔莎一一回答了，都顯示她的生理很正常。

這反而使卡達娜娜娜深感不安和煩惱了。因爲她會猜想娜塔莎可能與阿遼沙做過軌的行爲而懷孕，結果是誤會了她了。

這樣，卡達娜娜娜有點神經過敏，因爲即使他們已發生過超友誼的關係，但娜塔莎也不會這麼快就懷孕的。

不過，娜塔莎的貧血，却有異於一般人，因此才使卡達娜想歪了，這似乎也難怪她的。

娜塔莎之所以嘔吐不成而致暈倒，事後她對醫生說，在家可能喝了變了質的牛奶，引起腸胃不適，加上本身確有貧血，才致如此的。

經過她這麼一說，卡達娜娜娜心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，再也不瞎猜下去了。

同時，也使這個女醫生鬆了一口氣——將來巴耶夫教授回來時，自己也有個好的交代了。

「如果我沒有什麼大碍的話，應該回家吧？」

娜塔莎問女醫生，「一個人躺在這裡，怪寂寞的，你認爲可以嗎？」

「還要觀察幾天，」女醫生却堅持自己的意見，「可以讓同學們來陪伴你的。喂，讓阿遼沙來陪伴你，你一定高興和滿意了吧？」

一八：疑團終解於開

娜塔莎一一回答了，都顯示她的生理很正常。

這反而使卡達娜娜娜深感不安和煩惱了。因爲她會猜想娜塔莎可能與阿遼沙做過軌的行爲而懷孕，結果是誤會了她了。

這樣，卡達娜娜娜有點神經過敏，因爲即使他們已發生過超友誼的關係，但娜塔莎也不會這麼快就懷孕的。

不過，娜塔莎的貧血，却有異於一般人，因此才使卡達娜想歪了，這似乎也難怪她的。

娜塔莎之所以嘔吐不成而致暈倒，事後她對醫生說，在家可能喝了變了質的牛奶，引起腸胃不適，加上本身確有貧血，才致如此的。

經過她這麼一說，卡達娜娜娜心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，再也不瞎猜下去了。

同時，也使這個女醫生鬆了一口氣——將來巴耶夫教授回來時，自己也有個好的交代了。

「如果我沒有什麼大碍的話，應該回家吧？」

娜塔莎問女醫生，「一個人躺在這裡，怪寂寞的，你認爲可以嗎？」

「還要觀察幾天，」女醫生却堅持自己的意見，「可以讓同學們來陪伴你的。喂，讓阿遼沙來陪伴你，你一定高興和滿意了吧？」

一七：疑團終解於開

娜塔莎一一回答了，都顯示她的生理很正常。

這反而使卡達娜娜娜深感不安和煩惱了。因爲她會猜想娜塔莎可能與阿遼沙做過軌的行爲而懷孕，結果是誤會了她了。

這樣，卡達娜娜娜有點神經過敏，因爲即使他們已發生過超友誼的關係，但娜塔莎也不會這麼快就懷孕的。

不過，娜塔莎的貧血，却有異於一般人，因此才使卡達娜想歪了，這似乎也難怪她的。

娜塔莎之所以嘔吐不成而致暈倒，事後她對醫生說，在家可能喝了變了質的牛奶，引起腸胃不適，加上本身確有貧血，才致如此的。

經過她這麼一說，卡達娜娜娜心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，再也不瞎猜下去了。

同時，也使這個女醫生鬆了一口氣——將來巴耶夫教授回來時，自己也有個好的交代了。

「如果我沒有什麼大碍的話，應該回家吧？」

娜塔莎問女醫生，「一個人躺在這裡，怪寂寞的，你認爲可以嗎？」

「還要觀察幾天，」女醫生却堅持自己的意見，「可以讓同學們來陪伴你的。喂，讓阿遼沙來陪伴你，你一定高興和滿意了吧？」

一六：疑團終解於開

娜塔莎一一回答了，都顯示她的生理很正常。

這反而使卡達娜娜娜深感不安和煩惱了。因爲她會猜想娜塔莎可能與阿遼沙做過軌的行爲而懷孕，結果是誤會了她了。

這樣，卡達娜娜娜有點神經過敏，因爲即使他們已發生過超友誼的關係，但娜塔莎也不會這麼快就懷孕的。

不過，娜塔莎的貧血，却有異於一般人，因此才使卡達娜想歪了，這似乎也難怪她的。

娜塔莎之所以嘔吐不成而致暈倒，事後她對醫生說，在家可能喝了變了質的牛奶，引起腸胃不適，加上本身確有貧血，才致如此的。

經過她這麼一說，卡達娜娜娜心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，再也不瞎猜下去了。

同時，也使這個女醫生鬆了一口氣——將來巴耶夫教授回來時，自己也有個好的交代了。

「如果我沒有什麼大碍的話，應該回家吧？」

娜塔莎問女醫生，「一個人躺在這裡，怪寂寞的，你認爲可以嗎？」

「還要觀察幾天，」女醫生却堅持自己的意見，「可以讓同學們來陪伴你的。喂，讓阿遼沙來陪伴你，你一定高興和滿意了吧？」

一五：疑團終解於開

娜塔莎一一回答了，都顯示她的生理很正常。

這反而使卡達娜娜娜深感不安和煩惱了。因爲她會猜想娜塔莎可能與阿遼沙做過軌的行爲而懷孕，結果是誤會了她了。

這樣，卡達娜娜娜有點神經過敏，因爲即使他們已發生過超友誼的關係，但娜塔莎也不會這麼快就懷孕的。

不過，娜塔莎的貧血，却有異於一般人，因此才使卡達娜想歪了，這似乎也難怪她的。

娜塔莎之所以嘔吐不成而致暈倒，事後她對醫生說，在家可能喝了變了質的牛奶，引起腸胃不適，加上本身確有貧血，才致如此的。

經過她這麼一說，卡達娜娜娜心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，再也不瞎猜下去了。

同時，也使這個女醫生鬆了一口氣——將來巴耶夫教授回來時，自己也有個好的交代了。

「如果我沒有什麼大碍的話，應該回家吧？」

娜塔莎問女醫生，「一個人躺在這裡，怪寂寞的，你認爲可以嗎？」

「還要觀察幾天，」女醫生却堅持自己的意見，「可以讓同學們來陪伴你的。喂，讓阿遼沙來陪伴你，你一定高興和滿意了吧？」

一四：疑團終解於開

娜塔莎一一回答了，都顯示她的生理很正常。

這反而使卡達娜娜娜深感不安和煩惱了。因爲她會猜想娜塔莎可能與阿遼沙做過軌的行爲而懷孕，結果是誤會了她了。

這樣，卡達娜娜娜有點神經過敏，因爲即使他們已發生過超友誼的關係，但娜塔莎也不會這麼快就懷孕的。

不過，娜塔莎的貧血，却有異於一般人，因此才使卡達娜想歪了，這似乎也難怪她的。

娜塔莎之所以嘔吐不成而致暈倒，事後她對醫生說，在家可能喝了變了質的牛奶，引起腸胃不適，加上本身確有貧血，才致如此的。

經過她這麼一說，卡達娜娜娜心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，再也不瞎猜下去了。

同時，也使這個女醫生鬆了一口氣——將來巴耶夫教授回來時，自己也有個好的交代了。

「如果我沒有什麼大碍的話，應該回家吧？」

娜塔莎問女醫生，「一個人躺在這裡，怪寂寞的，你認爲可以嗎？」

「還要觀察幾天，」女醫生却堅持自己的意見，「可以讓同學們來陪伴你的。喂，讓阿遼沙來陪伴你，你一定高興和滿意了吧？」

一三：疑團終解於開

娜塔莎一一回答了，都顯示她的生理很正常。

這反而使卡達娜娜娜深感不安和煩惱了。因爲她會猜想娜塔莎可能與阿遼沙做過軌的行爲而懷孕，結果是誤會了她了。

這樣，卡達娜娜娜有點神經過敏，因爲即使他們已發生過超友誼的關係，但娜塔莎也不會這麼快就懷孕的。

不過，娜塔莎的貧血，却有異於一般人，因此才使卡達娜想歪了，這似乎也難怪她的。

娜塔莎之所以嘔吐不成而致暈倒，事後她對醫生說，在家可能喝了變了質的牛奶，引起腸胃不適，加上本身確有貧血，才致如此的。

經過她這麼一說，卡達娜娜娜心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，再也不瞎猜下去了。

同時，也使這個女醫生鬆了一口氣——將來巴耶夫教授回來時，自己也有個好的交代了。

「如果我沒有什麼大碍的話，應該回家吧？」

娜塔莎問女醫生，「一個人躺在這裡，怪寂寞的，你認爲可以嗎？」

「還要觀察幾天，」女醫生却堅持自己的意見，「可以讓同學們來陪伴你的。喂，讓阿遼沙來陪伴你，你一定高興和滿意了吧？」

一二：疑團終解於開

娜塔莎一一回答了，都顯示她的生理很正常。

這反而使卡達娜娜娜深感不安和煩惱了。因爲她會猜想娜塔莎可能與阿遼沙做過軌的行爲而懷孕，結果是誤會了她了。

這樣，卡達娜娜娜有點神經過敏，因爲即使他們已發生過超友誼的關係，但娜塔莎也不會這麼快就懷孕的。

不過，娜塔莎的貧血，却有異於一般人，因此才使卡達娜想歪了，這似乎也難怪她的。

娜塔莎之所以嘔吐不成而致暈倒，事後她對醫生說，在家可能喝了變了質的牛奶，引起腸胃不適，加上本身確有貧血，才致如此的。

經過她這麼一說，卡達娜娜娜心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，再也不瞎猜下去了。

同時，也使這個女醫生鬆了一口氣——將來巴耶夫教授回來時，自己也有個好的交代了。

「如果我沒有什麼大碍的話，應該回家吧？」

娜塔莎問女醫生，「一個人躺在這裡，怪寂寞的，你認爲可以嗎？」

「還要觀察幾天，」女醫生却堅持自己的意見，「可以讓同學們來陪伴你的。喂，讓阿遼沙來陪伴你，你一定高興和滿意了吧？」

一一：疑團終解於開

娜塔莎一一回答了，都顯示她的生理很正常。

這反而使卡達娜娜娜深感不安和煩惱了。因爲她會猜想娜塔莎可能與阿遼沙做過軌的行爲而懷孕，結果是誤會了她了。

這樣，卡達娜娜娜有點神經過敏，因爲即使他們已發生過超友誼的關係，但娜塔莎也不會這麼快就懷孕的。

不過，娜塔莎的貧血，却有異於一般人，因此才使卡達娜想歪了，這似乎也難怪她的。

娜塔莎之所以嘔吐不成而致暈倒，事後她對醫生說，在家可能喝了變了質的牛奶，引起腸胃不適，加上本身確有貧血，才致如此的。

經過她這麼一說，卡達娜娜娜心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，再也不瞎猜下去了。

同時，也使這個女醫生鬆了一口氣——將來巴耶夫教授回來時，自己也有個好的交代了。

「如果我沒有什麼大碍的話，應該回家吧？」

娜塔莎問女醫生，「一個人躺在這裡，怪寂寞的，你認爲可以嗎？」

「還要觀察幾天，」女醫生却堅持自己的意見，「可以讓同學們來陪伴你的。喂，讓阿遼沙來陪伴你，你一定高興和滿意了吧？」

一〇：疑團終解於開

娜塔莎一一回答了，都顯示她的生理很正常。

這反而使卡達娜娜娜深感不安和煩惱了。因爲她會猜想娜塔莎可能與阿遼沙做過軌的行爲而懷孕，結果是誤會了她了。

這樣，卡達娜娜娜有點神經過敏，因爲即使他們已發生過超友誼的關係，但娜塔莎也不會這麼快就懷孕的。

不過，娜塔莎的貧血，却有異於一般人，因此才使卡達娜想歪了，這似乎也難怪她的。

娜塔莎之所以嘔吐不成而致暈倒，事後她對醫生說，在家可能喝了變了質的牛奶，引起腸胃不適，加上本身確有貧血，才致如此的。

經過她這麼一說，卡達娜娜娜心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，再也不瞎猜下去了。

同時，也使這個女醫生鬆了一口氣——將來巴耶夫教授回來時，自己也有個好的交代了。

「如果我沒有什麼大碍的話，應該回家吧？」

娜塔莎問女醫生，「一個人躺在這裡，怪寂寞的，你認爲可以嗎？」

「還要觀察幾天，」女醫生却堅持自己的意見，「可以讓同學們來陪伴你的。喂，讓阿遼沙來陪伴你，你一定高興和滿意了吧？」

九：疑團終解於開

娜塔莎一一回答了，都顯示她的生理很正常。

這反而使卡達娜娜娜深感不安和煩惱了。因爲她會猜想娜塔莎可能與阿遼沙做過軌的行爲而懷孕，結果是誤會了她了。

這樣，卡達娜娜娜有點神經過敏，因爲即使他們已發生過超友誼的關係，但娜塔莎也不會這麼快就懷孕的。

不過，娜塔莎的貧血，却有異於一般人，因此才使卡達娜想歪了，這似乎也難怪她的。

娜塔莎之所以嘔吐不成而致暈倒，事後她對醫生說，在家可能喝了變了質的牛奶，引起腸胃不適，加上本身確有貧血，才致如此的。

經過她這麼一說，卡達娜娜娜心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，再也不瞎猜下去了。

同時，也使這個女醫生鬆了一口氣——將來巴耶夫教授回來時，自己也有個好的交代了。

「如果我沒有什麼大碍的話，應該回家吧？」

娜塔莎問女醫生，「一個人躺在這裡，怪寂寞的，你認爲可以嗎？」

「還要觀察幾天，」女醫生却堅持自己的意見，「可以讓同學們來陪伴你的。喂，讓阿遼沙來陪伴你，你一定高興和